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九回 邀天眷實授龍王 博庭歡假制螺肉

卻說月老下落雲頭和縹緲、火龍二仙相見。二仙動問道：「道友來此何干？」月老笑道：「貧道百務不管，專理上中下三天，海內外各洲的婚姻大事。現在兩位的高徒，合有姻緣之分，二公怎不請我喝一杯喜酒？」二仙才知他的來意。都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倒勞動大駕了！但小徒輩都是龍種，難道他們婚姻之事，也歸道友管理嗎？」月老笑道：「那個自然！貧道只掌一切姻緣，卻不分仙佛人物。」說時袖出一本冊子掀將開來，給二仙看道：「兩位請瞧，這不是兩位令徒的名姓嗎？」二仙看了一會，果見冊內載著平和、胡飛龍原係龍種，後轉人身，合於某年某月某日成為夫婦。」二仙閱訖，月老收了冊子。二仙即喚兩徒見過月老，著他們行個大禮。月老笑容可掬，連說：「不敢不敢！」又道：「將來二位職為水族之王，司四海之事，而且誕育龍種，分司各海，前程正在遠大。況且彼此不相統轄，民算友朋，怎敢當此大禮！」二仙笑道：「將來之事，將來再說，現在你是大媒，怎不謝媒。」月老無奈，受了一禮。月老著二人拜過天地並兩位師父，然後行交拜之禮，便算成就了一段良緣。火龍真人笑著說道：「小徒輩得訂良緣，都是貴道友勞神，水酒一卮，是最薄的敬意，怎奈他們不日受職，尚未朝見仙凡兩位帝皇，也不曾備有宮室，竟連這最低的敬意，也不能申達，這卻真是很難為情的！」月老笑道：「這事本該做老師的代替他們佈置，今既這麼說了，暫容記下這頓喜宴，等將來貴徒們榮膺救命，再到他們新宮中祝賀榮任，加倍叨宴吧！」說得二仙大笑。月老說：「事情很忙，不便多留，這就要告辭自去。」二仙相對笑道：「這老兒倒也說得俏皮，你我既為老師，也該送他們一點什麼東西才好。」平和聽了笑道：「師尊賞我們的，自然是極貴重的東西。現在徒弟們雖成夫婦，尚無家室，不如暫留師尊這裡，等徒弟們得了寸進，將來有了家室，一總領賞吧！」二師笑道：「這話倒也近理，且等玉旨下來，我倆替你弄一所宮殿去吧！」平和等急忙叩謝。二師吩咐道：「現時北方一帶，已發大水，人間帝皇號為虞舜，乃是一位極有仁德的聖主，他因洪水為災，晝夜憂勞，已命他的忠臣夏禹伯益等專管治水之事。你倆該去幫助他們，分司治海之責。我們來時，已由祖師代請天庭，發下救命，不久就有玉旨到來。你倆謝恩之後，不妨先行就任，然後由我們帶去，和夏禹等一會，以後方可分別水陸。各司其事。」二仙正說話時，忽見半空中音樂之聲，大家抬頭一看，果見無數仙官，乘雲駕霧，從半空中下來。二仙慌忙率領兩徒，俯伏海面。仙官到來，仍在離海□餘丈的空中，宣讀玉旨。大意是說：仙凡路隔，水陸殊途，今下界洪水為災，獸妖肆毒，已有凡間帝主，簡派賢臣，專司其事。至水族百務，應由朕派遣人才，協助凡間君臣，雙方並進，庶水患可弭，妖獸匿跡，而百萬人民亦得安居樂業。今元始、老君二位仙祖，保舉平和、胡飛龍堪當此任。而二臣雖有前愆，暫勿究治，敕封平和為四海龍王，胡飛龍為王妃，並加天恩，准爾等子孫將來分司大小各海，並為龍王，永永勿替。爾等務宜革面洗心，圖報天恩。既立功行覆蓋前罪，有厚望焉。等語。二師接過誥書，又率二徒望空稽首，送過仙吏。二徒又上來叩謝師恩。二師囑咐道：「我等修道至今，職居金仙，卻還不曾得到你倆這等體面。須念自己甚等出身，有何道行，能邀如此殊榮，從此時時勉勵，刻刻當心，不要因一時義氣，誤了天下蒼生。不要自恃高位，藐視一切。常存仁愛之心，力戒驕矜之氣。修德立功，前愆可蓋，即後福無疆。凜之勉之，毋忘此訓。」二徒稽首受教。二師又道：「如今該是你們朝參玉帝之時，我倆可以帶你上天，卻不能代替你們說話。你們又是曾經犯法的人，奏對之時，須要力求大方，不越禮節，不必因前事而生慚怖之心。不得以侍寵而稍現驕矜之態。須知天威咫尺，榮厚得失，所關匪淺，怎能不□分留神呢！」二徒又唯唯遵諭。

二師帶著他倆，先至兗州地方火龍真人的鶴鳴洞，換上朝衣，手持玉笏，打扮得渾身煥發，神采飛揚。二師相顧笑道：「看這兩個傢伙，倒也有些架子，還不曉他們能否內外如一，表裡相稱哩。」縹緲真人又把一廟朝儀，先教他們習練了一回。

二人究是都有夙根，又且功行也圓滿了，自然一說就會。二仙好不歡喜，這才帶了他們，上天而去。到了南天門，有四天將率領天兵在此守關。二師說明來意。四天將躬身請進，即有李長庚前來迎接。和火龍、縹緲兩仙相見歡然，各道一番契闊。

火龍真人又替兩徒弟上次冒犯的歉忱，縹緲真人笑令他們當面謝罪。慌得長庚一手扶住一人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兩位道兄如此生分。那些過去之事，何必再掛齒頰。況且不知不罪，上帝已恩赦前非，新封王位，貧道還敢稍存芥蒂嗎！」大家謙讓了一陣，師徒們跟著長庚，直登金闕。長庚進去代稟，有旨著師徒們朝見。火龍、縹緲又切囑了兩徒幾句，雙方各整衣冠，執笏當胸，兢兢業業地趨步入朝。玉帝高坐殿廷，兩旁大小仙官，侍立兩班。師徒四眾，一齊口稱「聖壽無疆！」跪伏殿陛。玉帝傳旨溫慰火龍、縹緲二真人，又勉勵了平和夫妻幾句。師徒都叩謝如儀。退朝之後，有許多仙官前來，和二真人敘舊。二真人又命兩徒一一拜見。勾留片刻，因要朝參元始老君並各位帝君各處金仙，不敢久羈，方才告別而退。仍出南天門，先至崑崙山元始天尊處，後至八景宮老君祖師處。老君賞了平和夫妻每人一套袞龍袍服，又賜平和寶劍一把，賜飛龍神針一枝，皆能取妖魔性命於千百里外，而且使用隨心，變化不測。二徒大喜叩謝。老君對縹緲說：「灌口一地，從陸而海，由海而陸，滄桑之數，皆有前定，移山倒海，事情果屬鹵莽，究竟也不是平和之罪。但該陸地多水少，而且距海大遠，得咸不易，你可去凡間，會同世主，用法造成監井一所，並在監井旁，設下一座火山，以便人民取用。順便還有一人，該在那時得度，到了那裡，自能知道。我不久也要下界走一趟，了結一重俗緣。此外，你們東華師兄，恐亦不免要下凡一走。但總在中原水平之後，如今卻還早咧。」又對火龍真人說：「你在錢塘江中設下一關，可防許多妖魔，卻也很好。不過將來還有本領極高的蛟妖，能夠穿關而過，此妖一出，害人必多。你得時時留心，能夠設法鎮住了他，免得塗炭生靈，也是一件極大功德。」兩真人受命訖，見老君沒什說話，也不敢多瀆聖聽，便帶了兩徒，叩辭出宮。又至各處走了一遍。兩徒倒得了許多珍異賞賜，到東海華帝君處。

帝君和兩真人交情最好，特設筵筵留師徒歡宴，席間帝君問起凡間之事，兩真人大略談了幾句。帝君歎道：「我從海外得道，即登仙界，常恨不能一觀中國文物之盛，將來得有機緣，也想下去遊玩一番。兩位道兄以為何如？」兩真人聽了，不覺愕然，大吃一驚，忙問：「天府是各界頂高尚尊貴所在，帝君已榮任天職，怎麼又作游凡之想？從來聖人無戲言，聖口言出不踐不止，還請帝君留意為幸！」帝君仍不明白，不期脫口說道：「有何難！自來仙佛頗多遊戲紅塵的，孤家就去不得？」二真人見他執迷如此，不敢再勸，也不敢多說，恐他再說出不詳的話來，彼此以口示意，告醉覆杯，叩辭而退。途中互談帝君如何忽動凡心，怪不得祖師先有東華下凡之言，因思修道到此地，尚且不免貪心惑志，何況其他。這真是吾輩非常可怕之事。」說到這裡，大家歎息了一會。那飛龍手插言道：「請問師尊，方在祖師也說『不久下凡一走』，可見出入三界，是神仙常有之事，何以師尊對於東華師伯，又替他這樣憂慮呢？」二師都道：「你們哪裡知道，祖師是萬國九州五嶽三山群仙之祖，無論怎樣魔劫，壞不得他的法身，迷不住他的道心。他要下凡，自然有他自己的未完因果，去去即回。一點用不著別人替他擔心的。至於東華師伯，雖然道德不淺，卻如何比得上祖師？從前玉帝因見下界有七寶樹光耀九天，偶動貪心，便指出一魂，墮凡歷劫，心志一迷，幾乎不得歸天。幸得輔助的神仙多，大家隨時隨地保護他，指點他，方得劫滿歸真。如今的真武大帝，即玉帝下凡的一魂所成。像玉帝那樣根基，尚且動不得一點貪嗔，說不得一句戲言，何況東華帝君，更何況不及帝君的呢！」二徒聽說，都竦然道：「弟子出身卑賤，聞道日淺，向來目空一切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如今聽了師尊法諭，竟覺本身好如毫無才能一般。從今以後，益發要自己檢束身心，免墮輪回之劫。」兩師歡喜道：「爾等能夠如此克己，將來的前程，正自不可限。就說劫數所定，該受折磨。但何當不可修德立功，轉回氣運呢？」二徒都唯唯遵命。師徒四眾，拜完了上界各君仙神，方才回到下界。這時虞舜建都之地，在現今山西地方，其時所稱為中國的，其實只有黃河南北岸的一部分兒，至於長江上下游，都算南蠻之邦，不入版圖之內。那黃河流域，全是低平之地，因黃河潰溢四面八方的泛流，還有比較稍小的水，如濟水、淮河等。因受河水流溢的影響，本身水量頓增，容受不住，一齊湧出，弄得全個中原，完全變成澤國。人民不能安居，少不得向高處奔逃。偏偏那些地方又多獅虎豹狼等等猛獸，見人便噬。人民不死於水，便死於獸。那時的百姓，也不曉得造下什麼彌天大孽，無端遭此亙古罕有的法劫。幸得舜帝知人善任，把治水之責，付諸夏禹和伯益二人。他倆奉了帝

命，因水勢太大，一時頗難著手，便共同商議，出了一張榜文，徵求治水意見。火龍真人、縹緲真人湊巧帶了平和夫妻前來見駕，路過此間，便先去請見禹、益二人，獻了疏濬之策，又有平和夫妻奉玉旨為大海龍王，相助平水，兼理水族事務。種種前事，告訴了他們，禹、益二人不勝欣悅，帶他們朝見舜帝，代陳來意。舜帝自有一番嘉獎，也和玉帝一般，加封王妃位號。於是兩真人才把平和夫妻，送入大海之中。火龍真人親游南海，採得大批水晶，施用妙法，替他們造起一座王宮。水波不興，內外通明，這便是世上相傳的水晶宮。縹緲真人便替他們運來各種陳設器皿之類，一一安置停當，不上幾時，居然佈置成一座非常富麗的龍宮。龍王夫婦感入骨髓，除了稽首感謝之外，也沒甚話可說。兩師笑道：「你夫妻出身低下，竟能致此高位，一則爾等積功所致，二則也是機緣巧合，適有這場水災。連祖師和玉帝也□分重視你們，我倆才能各盡心力，教導栽成，並替你們弄成這樣一個好所在。要知此皆帝師覃恩，所以然者，也是屬望你夫妻不負此恩，竭盡心力，助凡間君王，了結此場劫數。此後水陸兩界限，完完全全清楚，不如從前那樣混沌一片，常常弄成災患。所有海中之事，既歸你倆專責，更要小心謹慎，臆勉從公。數□年後，爾等子孫出世長成，便可分別遠近要害，委派各處江湖河泊供職。此輩皆受爾夫妻監督，如有差誤，爾夫妻也不能免責也。」龍王和龍妃都竦息聽命。二師見諸事已妥，自去八景宮復命。從此龍王夫婦，果然小心在意，夙夜匪懈的輔助禹、益，導來的水，一起收入海中。其有海族蛟龍鼉龜之類，流入中原，毒害生靈者，龍王便派遣手下練就的將卒，前去收伏，仍舊攆歸海中。禹、益二人本是大大的忠良，對於治水一面，完全照兩真人所獻計策，或疏或導，或濬或開。對於獸患一方，由伯益率領丁壯，預備火器，焚山搜捕，殺斃無算，這都是人力所能的事情。至於海面上的工程，卻虧龍王夫婦協力幫忙，才得完全成功。人民樂業，從新劃訂疆域，分劃州界，成立一種簡單的地方制度。這些情事，全載禹貢一書，和本書沒有大關係。概從缺略。

如今本書單說一樁小小事情，和此次水災有些微關係。那時河南嵩山下，有一貧苦人家，母子夫婦一家三口，向來務農為生，姓孫，名杰，母親王氏，娶妻劉氏。王氏因中年喪夫，撫孤成立，從寡居之日為始，斷葷茹齋，藉以明志。這時因洪水為災，合家逃去山中。王氏年高，受不起辛苦悲勞，兼且得了濕氣之症，內外交攻，染成重病。以及水退之後，回到故家，見家中什物器具，漂流淨盡，心中大為難過，病勢益見沉重。

鄉下地方本來不易覓醫，而且水災之後，家計愈艱，醫藥之費萬難籌措，只好看他天天的兇險起來。孫杰夫婦除了衣不解帶，日夜服侍之外，那裡還有什麼辦法。這天王氏大限將屆，回光返照，身子忽然清醒了些，要點東西來吃。夫妻大喜，只道沉痾可起，動問老人家愛吃什麼。誰知王氏這樣不要，那樣不喜，單單要吃那田螺。這是因為大水之後，家中不知從哪裡流來一個大田螺，劉氏看這田螺大得奇怪，弄點清水，把它養了起來，曾給王氏瞧見，所以此時想要拿來嚐嚐這種新鮮味兒。依孫杰的意思，只要母親愛吃，管他葷素，請他吃了再講。劉氏卻知道是婆婆的亂命，他吃了幾□年的齋飯，無端為這田螺開葷，萬一吃下肚去，忽然懊悔起來，仍要添出毛病。而且吃素之人，一旦無端開葷，也是非常罪過的事情。於是他想個法子，特去外面找來幾個田螺殼，用滾水洗得乾乾淨淨，一點氣味都沒有了，卻拿麵筋腐乾等物，搗之成醬，做成田螺肉模樣，嵌入田螺殼中，哄那王氏。只說遵命燒了田螺，請他嘗新。王氏果然歡歡喜喜，吃了幾個，也並不知道是人工制成的假貨。吃了之後，又過了一天，他的壽數已到，就此一命嗚呼。孫杰夫婦哀毀形瘦，不消細說。當即辦完喪葬之事。劉氏因婆婆臨終愛吃田螺，所以見到那個大田螺傷心得了不得。孫杰便把這田螺送去水中放生。後來劉氏也得病去世，臨死之時，含淚對丈夫說道：「我隨你二□年，替你養親持家，自問並沒失德，只不曾替你養下一男半女。我家境況，又如此貧苦，我死之後，你哪有銀錢再娶。這孫氏血脈，豈不由你而斬。這是我死不瞑目的事情。」說畢而死。

從此孫杰一家，只剩他一人。也不能再作田工，每天只在村中有錢人家幫傭作工，維持一身生活。那個地方，凡替人作傭的，大抵只供中飯，早晚兩餐，仍須回家自食。這孫杰又要作工，又要自己煮飯，往往弄得兩難兼顧。而且家中門戶沒人照管，一切都覺非常不便。欲想另娶一婦，苦於力量不及。每每想起他妻臨終的話，不內心如刀剜。如此過了半年光景。

這日，因是他妻生日，前去墳頭哭奠。回得家來，遠遠望見家中炊煙忽起，心中大疑，急急趕回一瞧，只見飯熟菜沸，專等他來受用。再尋那燒飯之人，卻杳無蹤跡，越發疑惑起來。

恰好肚子餓急，也不管三七二□一，先把現成茶飯受用過了。

天天照舊出去作工，每天回來，依然飯熟於釜，茶沸於壺，只不見燒茶煮飯之人。而且門戶窗牖都鎖得好好的，一點沒有開動的形景。這一下子，可把個孫杰真弄得又驚又喜，又□二分的奇怪。先時還不敢告訴人家，只每天下工比往常略早一刻，想要出其不意，跑回家中，看一個究竟。誰知那人好像有先見之明，不等他回家，總先走了。孫杰撲了好幾個空。

一天索性請個假，仍舊一早出門，到了夜飯時分，卻去鄰舍人家借了一個梯子，爬上牆頭，向自己廚屋內一望，哪知不望猶可，這一望，險些把他的三魂七魄嚇出軀殼。原來他已瞧見替他煮飯的是一個絕世美人。這可真是萬分稀罕之事。若問究是何人，連孫杰本人還不大明白。作書人也只好說一句，下回分解罷了。